

柳河東文集

三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生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鯀鱸鱣鯀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憮。環底激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魚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蛟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噉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後家。若欒氏祁氏郤氏羊舌氏。

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鯀鱠鱣鰻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宵寢。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繪其肉。剝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鯀鮒遺胤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鮒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宵寢。又有大者焉。呑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饑。驅韓魏以為羣鯀。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為威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宵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寢。臣心主為大鯀。首解於邯鄲。鬚推於安邑。胷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蟲。膾鮮羹。音以烹。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王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終以不寢。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為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屬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瀨。連艤。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

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倚泊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殆若晚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覩。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迹。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為予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予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寶耶。過而往貪焉。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仄僻廻隱。蒸鬱之與曹。螺蚌之與居。唯觸罪擅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游汝。闔闔以守汝。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繕。溽暑之饑。衆從之風。

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罪貶永州。有自京師來者。旣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為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姑以戚戚為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為天子尚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為名。蒙恥遇僇。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栗危厲。憊憊然者哉。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是以儻蕩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瀆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皆長歌之悲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問答

晉問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持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塢。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俟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撑拒。聲屹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嘴。終古而不去。攫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卵就壓。振振業業。觀關蹀戶。跔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紓徐夷延。若飛燕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濱源崑崙。入於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漒音濁糜沸竈。竈詭怪于于汨汨。騰倒駛越。委泊天涯。吁呻欲納。摧雜失墜。其所盪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鷁于嶺。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湫渢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轄之所負。檣檣之所御。鱗川林壑。礽雲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問答

先生曰。大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鍛為鉤。為鏑為鏃。為
曰。為鍛。出太白。徵尊收召。招搖伏崖。尤肅肅。縱縱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
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滌滌。熒熒的
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
日規為小鑠。雲破霄。跔跔。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
挾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讐羣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
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
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況徒以堅甲利刃之
為上哉。

先生曰。昔國多馬。屈焉是產。土寒氣勁。崖坼谷裂。草木短縮。鳥獸墜匿。而馬蕃焉。師
師兢兢。說音溶溶紜紜。轎轎轔轔。或赤或黃。或玄或蒼。或醇或駿。蹕蹕然而陰炳然而
陽。若旌旃旅幟之煌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
盪壑。雲沸而不止。羣飲源槁廻食。野褚浴川。感浪噴震。播灑瀆瀆焉若海神駕雪而
來下。觀其四散惝恍。雨倪。許往開合萬狀。喜者鶴厲。怒者人搏。決然全墉。闕躍千里。
相角。風駿。祖紅霧亂鬪。山抉壑耳。搖層雲。腹捐衆木。寂寥遠游。不久而復。攫地跳

梁堅骨蘭筋交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沫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
斃。蠻雜蠶集啾啾。渙渙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糜。指毛命物。百步
就羈。牽以荀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樂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
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宮師之為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
氣凝成。外凋內貞。潘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欹傾。磽崿之
紆縈。凌躋屹之杪。顛漱泉源之澮澗。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
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柯填層谿。丁丁登登。琅琅稜稜。若兵車之乘。
凌其轡之所應。則潰潰湧湧。淘淘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
者。札嘎。捐殺。摧辟。坼。震。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鵠鷺鷕號鳴飛翔。
綈犴虎兕。奔觸讐慄。伏無所入。遯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捐危顛。芟繁柯。乘水潦之
波。以入於河而流焉。盪突肆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染大海。抵曲鱗蹙。滙流雷
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頽踏。猝首軒尾。湏入重淵。不知其
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旣渟旣平。彌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
林立峰崕。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

阿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邪既成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壅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修網。亘山罩罿。纏織其間。巨舟軒昂。化佞性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頰。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龍吭。拔鯨鰜。戮白鶲。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搜攬流離。拘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彌圓。掉擗擁躋。以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崖。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擒奇文出。怪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縵。灼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巒切。莫保龍籍。具樣女叔五。

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鯀鱠鮆鯉。鰐鱠鮎鱠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漏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腥膏膾。鹵膾。炙之。美則掩鼻。感頰。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古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塗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敞兮匱兮。渙兮鱗鱗。遷瀦紛屬。不知其壤。

俄然決源釀流。交灌互瀉。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脈寫膏浸。漿溼滑汨。彌高掩席。漫壠
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灑瀛沛瀛。偃然成淵。渟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
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液。甘鹹密起。孕靈富嫋。不愛其美。無聲無形。嫖結迅
詭廻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幕幕。奮儻離析。鋟圭椎璧。眩轉的皪。乍似隕星及地。明
滅相射。冰裂雹碎。龍切孔從祖紅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
熠煜。螢駭電走。巨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衰斂合集。舉而堆之。皓皓乎懸圃之巍巍。
曖乎漾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驢羸牛馬之運。西出
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
以貢。其資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
室。乃貧。豈為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
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
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於溫。奉冊受錫。
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王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
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

嚮。達禁止。一和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貲於國都。則有五
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
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
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旆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
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於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
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
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
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
至於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
至於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
有昌言微戒之訓。故其人至於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
於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
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
鬪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

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註釋

持角

西方之神

招搖

北斗星也

七站

墜臘

漢書

跋涉

水

坤

艮

角

犀兕

周禮

跟超

卒足根也

見戰國策

蘭筋

馬經

秦神鞭石

秦始皇事

見商山子

顏

商山之顏

見前漢志

富媼

后土

寵

從上

林賦

懸

圃

在崑崙上

太白

山名

在扶風

答問

有問柳先生者曰先生貌類學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奮厥志獨被罪辜廢斥伏匿交遊解散羞與為戚生平嚮慕毀書滅迹他人有惡指誘增益身居下流為謗藪澤罵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無謫遇揖目動聞言心惕時行草野不知何適獨何劣耶觀今之賢智莫不舒翹揚英推類援朋疊足天庭魁壘恢張羣驅連行奇謀高論左右抗聲出入翕忽擁門填局一言出口流光垂榮豈非偉耶先生雖讀古人書自謂知理道識事機而其施為若是其悖也狼狽擯寥何以自表於今之世乎先生答曰敬聞命然客言僕知理道識事機過矣僕懵夫屈伸去就觸罪受辱幸得聯支體完肌膚猶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貨無耕織居販然而活給羞媿之不暇今客

又推當世賢智以深致誚責吾縲囚也逃山林入江海無路其何以容吾軀乎願客少假聲氣使得詳其心次其論客曰何取先生曰僕少嘗學問不根師說心信古書以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當世急務徒知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行躡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衡羅陷穿不知顛踣愚癡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賢不肖明白其顯進者語其德則皆茫然深閑端貞鯁亮苞并涵養與道俱往而僕乃塞淺窄僻跳浮嗟喈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趨赳赳捩而追其迹舉其理則皆謨明淵沉剖微窮深剖析是非校度古今而僕乃緘鉗塞默耗眊室惑抉異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厭賊固不足以睢盱激昂而效其則言其學則皆攬羅絡橫豎雜博天旋地縮鬼神交錯而僕乃單庸撇孽離疏空虛竊聽道塗顛躄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顏搖舌而與之俱稱其文則皆汗漫輝煌呼噓陰陽轉轍三光陶鎔帝王而僕乃樸鄙艱澀培塿漿洽毫聯縷緝塵出块入固不足以攄擣踴躍而涉其級茲四者懸判雖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繫客從而擠之不亦忍乎且夫白羲綠耳之得康莊也逐奔星先飄風而跋驢不出泥滓黃鐘元間之登清廟也鏗天地動神祇而嗚嗚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嫱之蹈後宮也皦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卿里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

而蝦與蛭不離尺水。卓詭倜儻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顯功烈。而麼眇連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憂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蹠蹠蓬鬢樂吾因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

柳先生旣會州刺史。卽治事還遊於愚溪之上。溪上聚鴟老壯齒十有一人。謾足以進列植以慶卒事。相顧加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二焉。先生其聞而知之歟。答曰。誰也。曰東祠雙浮圖中廐病穎之駒。曰若是何哉。曰凡為浮圖道者。都邑之會必有師。師善為律。以勑戒始學者與女釋者。甚尊嚴。且優游。雙浮圖有師道少而病雙目。愈以劇。居東祠十年。扶服輿曳。未嘗及人。仄陋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始學者與女釋者。僂僂無所師。遂相與出雙浮圖以為師盟。濯之扶持之。壯者執輿幼者前驅。被以其衣。導以其旛。怵惕疾視引且翼之。雙浮圖不得已。凡師數百生。日饋飲食時獻巾帨。洋洋也。舉莫敢渝其制。中廐病穎之駒。穎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龍。無異技。確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阜。恆少食屏立。擯辱掣

頓異甚。垂首披耳懸涎屬地。凡廄之馬無肯為伍。會今刺史以御史中丞來蒞吾邦。
屏棄羣駟。舟以泝江。將至無以為乘。廄人咸曰。病顙駒大而不龍。可秣飾焉。他馬已
斃。廄狹無可當。吾刺史者於是衆牽駒上燥土大廡下。薦之席糜之絲浴剔蚤鬚。淺
切刮惡除。湊莖以雕胡秣以香。其錯目鱗纓。音襄 馬鑿金文羈絡以和鈴纓以朱綾。
儒佳 或膏其巰。或剗音其 咎。御夫盡飾然後敢持除道。履石立之水涯。幢幘前
羅杠蓋。後隨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臆。震奮遨嬉。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
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鴻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足軼疾風鼻
知膾香。腹溢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雙足涎顙
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
足與顙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
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斗角羈貫。排廁鱗
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
病伏焉。豈雙足涎顙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鴻老壯齒相視以
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為先生病焉。

說

天說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矣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疣贅瘻痔。蟲生之木朽而竭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繫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寢墓以送死。而又穴為偃洩。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為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猝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瘍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

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是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耶。

鶲說

有鶲曰。鶲者穴於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鶲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膾粉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乎穀坊候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饑。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饑。又遠而違之。非仁義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鶲。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鶲。其立趯音遯然。其動砉音砉然。其視的然。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鶲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泰。